



直菴集

遺事  
語錄  
傳

~ 16  
1009  
10

卷十







直菴集卷之十九

遺事

先考和菴府君遺事

府君姿稟端慤氣貌醇重平生無慢辭惰容先輩及  
儕友相從者皆亟稱其愷悌篤實而未見有一點客  
氣焉性至孝事考議政府君妣趙夫人深愛篤敬先  
意奉承視聽於聲形之外而靡不曲當其旨意家內  
傳說以為議政府君與趙夫人於府君自幼及長未  
嘗有呵責之事焉

府君生於議政府君二十歲時逮事祖妣李夫人生



祖考牧使府君妣李夫人並十數年議政府君常有夙夜之勞原隰之役府君蓋承奉王父母溫清之節滄漣之供婉曲之誠怡愉之容一如議政府君之為而未嘗暫曠且弛也王父母皆甚安之而牧使府君至曰俗言子若孫有些間隔而吾於此孫未覺其如此可謂能子矣

聰明絕人八九歲時數十行書二三遍卽背記持守於久遠文藝夙成每安排意匠卽落筆成章十一歲受馬史三十傳於議政府君後雖經書皆自究解以讀而不復學於長者其讀書規模先經傳而後子史

凡於聖賢訓說心融神會真見其然故其所論著文字要皆根據經義而以理勝辭達為主

天資近道信古好義早處玄石朴先生甥館先生以其質美寡慾可與入德勉以為己之學告以進修之要府君浚自砥礪有向裏工夫而人未之知也嘗講為學工程有書就正於先生而亟蒙稱賞又論明德格致之義而先生喜謂大體得之又與任君玉論人物之性同異及人道二心界分奉質于先生而先生以府君說為是焉

其志學規模不甚數數於節文講說而要以躬行為



務使身心之內從善而去惡求是而黜非懋操而戒放自家庭倫常至於應事接物期立於修明無疵之地焉

於為善行義若嗜慾焉當為即為為無不盡當行即行行無不力而曰人看得道理不肯體貼做去者如製美服而不着具盛饌而不食未為已有何以知其味也

常手不釋卷見古人前言往行犁然會心處擊節咏歎三復不置觀人寸長片藝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蹟雖微細事每欽艷以為不可及

趙夫人外祖白軒李相國常稱府君曰此兒神明內蘊器度凝遠將來長成則其必言行不妄而福祿令長矣但未知由科目榮達否後府君服事大賢歛聞道義之說內行純茂志操峻潔又識慮超卓而惟務韜晦不曾展其抱負以顯于世世以長德高風推之而謂白軒鑑評不差

拙修齋趙公聖期趙夫人叔父也文章學識超絕一代氣岸軒昂與人寡合而獨於府君至誠愛好心甚貴重嘗取覽府君述作曰詩則澹粹老鍊多得少陵意思又帶放翁風味趙公每為菊花會梅花會廣受



直齋書錄解題卷之九  
親舊詩律獨賞府君作以爲有子益道長所未道處  
慎侍郎無逸每得府君詩以爲有杜意陸趣云文則  
典雅渾成類學西京者而於宋近南豐第於今日科  
場未保其必捷云

少時守靜力學不喜參疏而獨於仁顯聖母危辱  
時抗諫及牛栗兩賢黜享時伸辨兩疏不待疏廳之  
相邀委進署名隨詣闕下而歸焉

癸亥丁趙夫人憂悲哀痛疚毀瘠幾危而哭不絕聲  
涕淚雨下聞者悲動不忍在傍見之林滄溪泳曰人  
之聲氣用極則盡今此棘人終日號哭哭聲如初始

知聲發於哀哀有不盡故聲亦不衰也時議政府君  
深憂其不能保而多般調護幸得保全丁亥丁議政  
府君憂哀毀如初血淚如瀉哀腐苦爛兩眼腫大至  
不能開睫過襄禮後哀疚愈劇戚容顛纍尹判書世  
紀每曰如申哀正是不寧底喪人豈不可貴免喪以  
後喪餘之哭一如袒括之日時節祭祀及省墓拜伏  
愴惕久不能起而垂涕不自收焉傳所謂期悲哀三  
年憂終身慕者府君蓋庶幾焉

先世丞嘗之薦必準禮式丘墓之修必備儀衛嘗曰  
玄石先生之於禮家酌古通今刪繁就簡最可受用



於喪於祭每倣其定制而遵行祀享則以時禴為最  
重必委曲講行未嘗無故或廢禴祭先代未會行而  
自府君始創行忌祭家內有故則設奠於墓墓祭非  
有身病則必躬自進行晚年猶然祭器及帷幔床卓  
簾席有弊汚則必亟改備新件而不暫因循苟用焉  
喪中及祭日專心一意於哀慕不雜以他事居戚節  
度致齋條例一一考禮而按行之子弟嘗晦日吊人  
不許參朔日茶禮先忌前夕庶叔為參祭而來有酒  
氣色談者嚴辭斥退使不得與焉又祭饌及祭儀少  
未如意彌日不安故家眾感其誠意不忍傷之焉

慕先之誠不以遠近而有隆替嘗曰先代墳墓不識  
其在處則已既知其處而何可不省遂治行往省始  
祖壯節公先祖宗簿公文僖公觀察公平洲公墓而  
歸皆遠代祧遷之位也

府君於先代祠堂若文僖公文節公平洲府院君外  
先代祠堂若趙麻田監司兩公妣趙夫人祖與考也  
李忠貞忠簡兩公生祖妣李夫人祖與考李文忠公  
趙夫人外祖歲謁不廢或參其忌祀至晚年猶然  
牧使府君末年卜築石湖亭子實與府君同為經紀  
其峯嶺標置臺榭題品皆出於府君故牧使府君謂



府君曰此汝之長物吾身後汝每到此必有感舊之痛云後校理公年長隨府君至湖亭喜其江山之清曠景物之超勝而玩樂無斁往來不息府君曰在汝猶在我而汝之樂之有甚於我宜爲主人遂奉而歸之焉

府君有三叔父而不幸皆早世有五姑母及三姨母又有從叔從姑之與議政府君趙夫人情敦者並傾向甚篤每月必數度就候其諸家有婚喪大事則必以財送助俾不失時其子孫皆沒世感刻而或有不甚知德者亦無所較蓋務施而不責報如此許察訪

炫與牧使府君有范張之交府君事之極厚每邀致奉養及其卒初終及鞠葬皆擔當治具其子貧不能祭爲備祭需而送以迄其世其他親舊貧家之惠以糧資衣稱者數家非一時周急乃終始庇護人以爲難

友睦宗族愛好朋友常以會集團圍爲一大事創行近宗契會同祖文節公者皆令與焉每年輪定有司以春秋二名節約會凡數十人又與季氏校理公及俞侍郎崇郡守岵李主簿真佐進士真鼎約爲雅集日以盍簪連枝會又與外王考九峯趙公內外孫



慎侍郎無逸申牧使弼夏金縣監時敏李府使秉淵  
趙秀才明遇等凡九人一年一會於各其第一度合  
成九會又與趙京兆正萬崔都正柱岳尹僉正昌來  
洪府尹重疇定行五老會皆有詩序凡例以記之其  
會必有遵登酬唱以宣文酒之歡而他人或有缺闕  
之時府君未嘗一番停廢會中人咸歎以為不可及  
府君於趙拙修林滄溪濩有知遇之感平生稱道不  
忘於其兩家子弟另加款厚拙修遺稿之刊滄溪立  
祠之役適會居官隣治多以物力助之又謂金厚齋  
林下六十年沈潜理窟道明德立學成行尊今日可

為人師者無出此文之右遺不肖受業于其門  
嘗謂家衆曰汝輩知吾家保有士大夫傳來千餘年  
之故乎忠孝恭儉是也戒誨諸子女以身率先矩矱  
極整平居穆然靜坐氣像清嚴若不可窺其所蘊而  
及其施教則以孝謹謙畏為務故使諸子女皆於晨  
朝梳洗正衣冠進謁有所命則執役有所事則服勞  
然後許退修課業晝亦如之夕亦如之祁寒暑雨罔  
敢或停蓋愛之以德而不以姑息教之以先行檢而  
後文藝也子女婢妾並不得誼譁失儀於前至於奴  
僕苟有欺蔽上典慢忽父母者則亟加嚴刑而懲之



直齋集 卷之六  
家庭之內肅如治朝焉

嘗教子孫曰夫士知學則倫理正而無悖亂之行嗜書則心地定而無浮雜之事安分則身安靜而無經營之憂固窮則氣意閒而無計較之勞耿介則操守固而無求乞之恥節嗇則冗費省而無覆墜之危遜讓則衆不疾而無謗毀之辱白直則人不侮而無苟艱之累又曰士不可以屈附於貴勢之家凌蔑於孤寒之人係戀於豐裕之官厭避於涼薄之職此皆吾平生所自勉戒者汝輩宜知之

府君於名利退然丁亥大故後卽廢公車業以世祿

之義不廢仕宦而平生無營求得職之事做官爲政惟以誠恪廉約爲四字符病人驚銜若免諸已

長子季子高占大小科名人賀不食之報而府君亦無甚喜不肖以身有痼疾世路危駭請停塲屋出入則許之而不強

與朋友久而敬之其淡如水而損益之分默存涇渭親仁汎愛各當其可焉待賓客謙恭自持而無狎昵詼諧之施故雖素號尚氣傲世者不得以鄙俚之辭及焉雅不喜與武弁譯胥異色之人親近故時稱門無雜客者必先舉府君爲言



勿論一家親舊計至卽弔臨喪必哀於其分厚處則必操文設奠以訣之凡有請輓者無問親疎勤渠構送祭文未及構則讀輓辭致奠喪家路遠則齋送文字錢物而替行之

好儉惡奢出於真情食不重肉衣不襲稱一味雖久進無厭苦之意一服雖久着無垢弊之故別儲衣冠帶靴務令明潔以爲行祭時服居第只容偃仰嘗三建舍廊平樑短簷無過四楹以至器用什物皆但取堅固而斥去華美每恠人之外物奉身務求豐侈者以爲切不可知矣喜種松竹梅菊蘭蓮等花草又好

養鶴常以七友扁帽又入繪事

雅好山水遊觀而每率不肖以往嘗教曰汝無科宦之誘故常時旣長侍吾側而又得從遊於物外間行此亦未易事也

牧使府君嘗重修族譜草本甫始未及卒業而捐館府君殫盡精力廣博收輯用積年之功卒於刊行又以先世事蹟散逸難考別爲家乘一書以直派爲主旁親見附凡例則先遺文次狀譜碑誌次輓誄次遺事而遺事則遍閱東方文集得其議論所及文字而聚記之功力尤難而積久編摩終至成書合爲八冊



欲依玄石先生家崇孝錄例入梓而事力不逮未及為之宗中聞風皆借讀傳贖

嘗編文章宗選為四集以經書

詩書易春秋二禮學

庸語孟孝經并錄其全文為前集以史記

左國公穀

班馬范陳錄其不可不見者為後集以諸子荀楊莊

屈董王取其可觀者為續集以諸家自八大家至

皇明諸大家採其最優者為別集編成摠六十餘卷

凡古今聖賢義理之文歷代記述之文英俊議論之文詞章敘述之文無不具載校理公以為此書各體皆備雖在窮峽中持此則無孤陋謏寡之病而有事

半功倍之益有心者取以剗可也

八法深學鍾王間效顏體而筆畫端正工麗不疾而速平日喜寫冊所寫殆過五十冊而類皆楷莊絕無潦草焉其居錢穀衙門常思本司經遠支持之規收納以時費出有名而至於剩餘之米不許入于家內遍分於親戚故舊之貧窶者而盟府藥料亦如是曰凡居官所得莫宜獨享矣

凡公會差祭未嘗言病圖免赴參惟謹曰君上動駕而瞻望羽旄之美車馬之音太廟行祭而得與駿奔之列每事之間是有官者職分也何可規避耶



見人或故爲八直或請囑而求免者淡以爲非  
威儀端重進止有度每於祭班及朝儀植立如山壁  
不動如泥塑始終莊整絕無跛倚惰惰之容同列屬  
目以爲克有先相國規範

當官盡職舉無遺務而不爲事冗所纏縛每赴衙簿  
書紛鬧中接待賓客修謝書札飲食如常而案牘庭  
牒聽斷無滯眼閱口判酬應不錯須臾如洗客始見  
公事亟欲辭去者有不勝其稱快起敬焉

出宰醴泉上任之日先揭榜告諭治內士女申以孝  
悌之教勸以農桑之業如陳古靈故事且略抄邦禁

之新舊令甲愚氓易犯者并頌而示戒曰苟有犯科  
者受罰無怨以此民知向背傷倫悖義之俗鬪鬪爭  
競之習頓息而官庭罕有訟者焉後之他邑如初邑  
常賦及惟正之供必趁期準捧雖值儉歲非朝家  
蠲減則徵納如常不肯自官防給曰使民當知王土  
之不可徒食遠道干譽豈官長之所宜爲者但無科  
外培克則庶矣至其收糴先土豪武斷之類或囚或  
刑期於速納他徭役亦率是而小民無敢或後焉牛  
禁松禁酒禁公解闕直者卽施笞責而未嘗行贖金  
之罰焉



公餘不廢看書不撤吟咏如在家時

扶護學校禮待儒士境內書院有修補之事則不計難易另思出力顧助章甫之有志操行者必以退溪玄石兩先生學規誘掖獎成焉

武備軍器有踈虞朽鈍者必改造新件而必於其舊簿見載數內有隨毀隨補未嘗爲別備蓋避論賞之典也衙兵及人吏邑內民丁分類作隊月三期會習砲射講坐作進退曰緩急可爲手下得力之卒後官多承襲不廢焉

官舍樓觀傾圯頽壓則捐俸募材不日重剏曰此邑

之眉目不宜廢墜也在醴泉重創快賓燕賓兩樓在長城改建君子亭及笠巖山城客舍在延安重創挹杭堂及平遠堂濟勝樓厚齋金先生慎侍郎無逸李提學德壽皆爲之記

在長城在延安再值大殺之年設行賑政而屏去騷從親到饑戶一一考見其收穫有無而分等抄取故饑民成冊無當入而不入不當入而入者賑資自官多般拮据又請得京師及營門穀存本取殖一月五次分給而皆以白給施之延安救荒尤爲浩穰蓋百里赤地大命近止故請得備局惠廳本道江都關西



湖南屢處穀十二萬餘石錢一萬餘兩區畫還本之道然後蠲出五萬餘石又捐官需衙錄數千石自歲前始賑至麥後畢給所濟活至四五萬人道內皆稱百年內所無之賑政開春分賑時則又問耕作實數一一給以種子賑坐罷後單車出看隴畝間賞勞勤者杖責惰者合境感悅翌年有秋則皆曰明府之賜也迨其徑遞又相率守訢於籌司乞借留一年而不能得焉

在醴泉時自於義宮欲折受北面冬老巢火粟在延安時自明禮宮欲折受南大池水田府君論報營門

粘移籌司以去就爭之又招責官差曰革邑罷官則未知如何而吾在職則決無出副之理汝留無益驅令出境當府君未離前竟不得售

在醴泉時於路上遇一武人跨馬不下於尚州境者叱下決棍曰汝醴泉之某面某村人某月某日親呈所志於衙坐吾尚記汝面以吾土民安敢乃爾風化所關不可放過汝其知罪長城時民有捉一漢入訴者以爲於場市持木丁掛簷便旋之際爲此漢所竊卽命杖其一漢曰千百人中汝何獨受人之疑可見行已不美下人持厥漢祛衣之際木丁自其袴裏出



在延安時秋務方劇小童抱邑牒民訴田結單子屢  
千張撥忙踏印中插入偽造文書一葉欲混打以出  
瞥覽抽出即為重治一境服其神異焉此類甚多不  
能盡記

問遺一事每官每年必着實修送曰族戚故舊豈必  
以無饋餉見誚而在我之道既據官次徒享公物而  
不及於所識則心頗歉悶且世人勿論一家親疎其  
家無家長則遺之而不問之此甚非矣遂加意致問  
於孤孀之家

六旬以後以為老年從仕自非雅志有 除命一切

不拜焉惟至平雲君襲封則以為此先蔭所延不容  
不謝遂出肅焉

府君壽止七十有二與文僖公同以直派言之 國  
朝三百餘年方再有矣甲寅陞資封君後語子孫曰  
此亦未易希年享壽一難先勲承襲一難子資推恩  
一難也

丙辰哭長子之喪痛惜甚至而悲戚無過節曰任情  
致傷則不孝之目豈不歸於渠耶慎侍郎無逸來慰  
退謂不肖曰於府君自少至老六十年周旋矣於其  
大故而見其毀瘠不可支矣逆理之慘則節哀而理



直齋書錄解題卷之九  
遺於其孔懷而見其悲疚不自忍矣喪偶之痛則抑情而自愛性情之用道理之行可謂正且彊矣府君他事或可企及而此不可望云  
府君精力剛固神志不衰捐館之年記性及詩文筆畫未見其有減於昔時寢疾中起居酬酢無異常日故治命靡不詳盡焉

### 先妣遺事

先妣生于西部西江考玄石老先生寓舍老先生繼母崔夫人平生無產育及見先妣之生鍾愛特甚遂取而鞠之抱而乳之乳爲之涌出人皆異之

三歲能辨四方之位識五采之色老先生亟稱其夙成焉誠孝篤至自幼遊戲必於老先生膝下不離左右且識老先生名字雖片簡寸牘凡其名字所寫者必拾而藏之老先生若有付授則雖久不失異日復索則出而進之絕無散逸焉

八歲以後定志修行儼若成人動止有儀語默有節酒食之法組紉之工皆不刻意而能輒過人且不喜玩好之物輒推與別人而無所留蓄焉老先生養母趙氏閨範甚高眼中少可人而常稱先妣曰吾以老人有甚修飭而每見此兒不覺更檢衣裳也



辛亥患癘症情危篤家人皆避出獨元夫人不忍捨去堅守屢日先妣不勝悶迫力請避之至於以被覆面向壁回卧且不食飲曰母氏須出去然後兒乃可食也元夫人不得已泣涕而出每說此事嘉歎不已老先生課諸兄讀先妣旁聽往往成誦老先生竒之仍授內訓女誡等書先妣潛心默究一受不忘又克躬踐而實體之造次言行必稽焉老先生每撫其背而歎曰惜乎女也若使男子吾事庶不孤矣

諸嫂新到者以爲處子而年未長也始或易之久之見其持已端重處事安詳皆敬而愛之或事有難平

者衆口交喧不止及就議先妣而先妣一言斷之則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故每翕然以定

逮長益純明貞正女紅之暇惟終日閉門治訓誡語凡古哲婦賢女事行可法者並其族氏時代始終所歸精考博搜盡得其詳而後止又略通經史仍以推之於古今治亂人物邪正政事得失與夫聖賢經訓之旨皆通其大致間有評說多有暗合於先儒所論者且解綴文之法而並內而不出雖兄弟鮮得以聞之也

及入吾門移所以事父母者以事舅姑極其孝謹盡



其誠禮蓋晨夕敬問而養其志意優其口體者勤肅不懈歲時祭祀必先期戒具至期每事必親手執洗滌躬調烹飪未嘗或以委人焉橫渠所謂事親奉祭不可使人爲之者先妣有是焉

謹內外之分嚴上下之別親戚之同堂以外婢使之非親近任使者外未或接見焉其待族黨也務爲和遜柔謙而濟之以莊穆平生不爲過情之辭已甚之恭而尊卑大小咸適其可禮意周至故處申氏二十餘年無甚昵甚疎之人

雅尚儉約不喜華侈箱篋間未嘗蓄珠瑰珥璫之物

親舊宴會絕不肯往曰婦人之造請逢迎此鄴下陋風也西河李判書夫人元夫人從妹也其慶壽之筵以至親故從元夫人往還其行先妣只服常時紬衣綃裳而與襲錦繡者並立而無歉焉

趙夫人喪後各鼎而爨先考專意文學不以家人生產爲念而先妣勤紡績以取羨量出入以省費內自布箱穀斛之具外至厩槽垣墻之幹無不勞心拮据而曲有措置男婚女嫁亦皆艱難經紀以成頭緒而絕無向人求助之言雖有匱乏皆自營爲不或使先考知之曰君子膏中不可掛門內細瑣以傷其志氣



也伊川所謂轉運使才者先妣蓋庶幾矣  
趙夫人於先妣極有相得之歡每有諮詢無謀不協  
待之如友矣先妣以不克久事爲至痛語及必泫然  
流涕已已以後牧使公及兩李夫人相繼下世喪威  
存壘家道嬗變多有難言之憂先妣臨難應變慎謹  
而有條理勤恪而無顛躓處之裕如井井不紊至於  
疾病禍故之日不用巫覡之事浮屠之祝一家婦女  
或強勸之而恬若無聽也人尤難之曰非其識明理  
達而能然耶

老先生自楊山晚入坡山先妣每歲歸寧春秋再至

至則留侍數月而還蓋不如是則不堪慕戀之極故  
有時擔却子女之病采薪之憂而成行焉乙亥老先  
生易簣先妣號痛罔極不欲有生曰此身今後更誰  
爲乎

先考爲一家婚喪之助及接待賓客奠醑喪家多有  
不時用財及設饌之事而先妣卽爲之辦具一無譽  
滯焉

先妣多產少育前後凡生七子二女夭者四子存者  
三子二女屢見慘殤之故慈保持至愛惜出常而訓  
誨教督則甚嚴不少假以言色長者勸以勤學力行



有以立揚之方幼者誘以讀書檢身無犯遊惰之習  
諄諄戒飭欲其克耳盈腹焉

常引不肖而同案賜食教以於食無求便好無求飽  
飲焉

御下有恩意捶撻不輕加而弊衣袴未嘗妄與焉  
字畫楷端雅整爲一時閨閣之所取法書札主於達  
意而已不肯爲連紙累牘之煩辭得者多玩味慕效  
而少無自多之意

辛巳秋寢疾先妣曰此疾吾知其不起也手檢衣服  
又自籍記以爲送終之具而付長女焉中間劇歇屢

變終未回春至明年二月而竟棄不肖輩蓋其識度  
清遠器量沉蘊心不役於外故死生之際前知之道  
有如是者矣

病裏議政公臨問則先妣必令淨掃焚香又使侍者  
扶起而立焉至考終夕先考垂泣與訣則先妣止之  
曰死生者夜晝之常也何用戚戚以撓逝心耶了無  
怛化之意焉

考終之夕與老先生忌日同日人甚異之

祖考綱菴先生遺事

先生臨降母夫人假寐蜀相費禕有現夢托生之兆



考牧使府君遂名小字曰禕文外祖忠簡李公見而喜甚謂其容儀清秀之中有凝重氣像可期其遠到福祿非我輩比云

先生幼不好弄儼若成人嗜讀書晝夜不息著述尤夙成敏速瞻鬯筆畫又精麗絕人祖判書府君嘗期許特異曰此爲吾家以文鳴世之孫別儲文房諸具以與之他孫莫敢望云

白軒李公嘗遭家內變喪在依幕經過初終及成服日子其家簷低戶窄難容人出入吊客皆觸笠而碎冒衣而裂無一不然而先生初至舉眼一視從容入

出獨免其患連四日往來如初白軒大奇之指以語人曰此如霍子孟上下馬不失尺寸決是大貴之相先生手書詩書大文學庸章句屢讀逾千遍復浚用功於周易禮記春秋諸經其於大學及朱書節要益致研索之功嫌以纂述自居特不著爲成書

詩慕盛唐文效前宋而雅有大志在於講認經傳旨趣討論經濟世務以詞章爲一少技不肯專精自任故人鮮克知之然當世公評以爲雖在明宣之際可以典文衡而與當時詞苑諸公相並云

八法華美豐潤字細雖如亾軒豁端直點畫森然具



有法度不問可知其為厚德君子之筆人家金石之  
求不喜應副然或間有力求而得之者

先生釋褐立 朝先輩若陽坡鄭公老峯閔公瑞石  
金公許先生器識風猷而親嚮之東里李公西河李  
公許先生文學標望而傾倒之儕友若滄溪林公定  
齋朴公深仰先生志慮名德而凡於 國事獻替時  
論臧否每來質而取衷焉若汾厓申公及尹公世紀  
吳判道一以尚氣傲人得名而獨憚先生威儀端重  
對先生則不敢有慢辭惰容笑語亦不得款洽  
先生於尤菴先生深致尊仰而於玄石先生尤切敬

服尤菴先生每逢先生恒以世道之憂相講不倦玄  
石先生入 朝每與先生及滄溪林公共議 國事  
兩先生蓋深知先生心事名論可以維持國事擔當  
世道故也

八玉堂每 經筵侍講開陳文義懇實簡當 上以  
申某說精要最易領悟為教滄溪林公退而歎曰吾  
之論思煩密冗細不如某甫之精切得體云

當館錄新圈取李公禽等六人枳黃玠李思永玠以  
其不有乃父臨命遺誠廢科藏修之言而赴舉求名  
思永以其以同春宋先生門人當其追奪時不參同



門伸辨之疏而八場屋決科也時副學李公翊相頗為玃地而先生終不許故竟不得參

為吏曹正郎專以舉直錯枉激濁揚清為已任及傳其職於滄溪林公林公又欲傳於李公師命先生不許林公至以尤菴先生文谷金公意為言先生曰伯吉以相門子弟為人明敏文辭且優余亦豈欲永棄而但渠身為士子與李光漢李立身輩為同心合謀之人雖是為宗社計行已不美且有躁進之心余竊不取姑闕清選以示用罰之意為是終不撓於是廟堂以務勝之計陞師命為湖南伯

先生在藩任凡於軍國重事及民瘼邑弊之合有夏張變通者不計 朝家之聽許備局之防塞與否必條列狀聞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少無姑息遷就之意董率管下吏民則以立紀綱正風俗為務

奉 命在外與出疆往返必熟察山川道里邊防關隘風謠習俗人情物態而詳記備述歸奏於復 命之日 上教以該悉如在目中同朝之人竊歎其盡心使事焉

庚申積鑄諸賊伏法凶徒餘醜失志怨國或有不道之言或多詭秘之行文谷金公老峯閔公居廟堂以



為浚憂令金御將益勲廣行譏察之政金不能善其事且有希功望賞之誚無辜者或被參錯獄事稍濫於是年少清名之士如趙公持謙韓公泰東宋公光淵金公構俞公得一朴公泰維始論斥金甚力世方指為清議而廟堂頗懷不平老少之目遂起於此際矣先生既論追錄勲籍之非又於趙韓宋金俞朴諸公之事不以為非蓋以廟堂之令行譏察雖固不可已之事而清議之責金不善其事之咎亦是不可無之論而持清議者儘多當世髦彥要為不可棄之人故也

先生嘗拜尤菴先生於旅邸尤菴先生俟他客散去語先生曰今之號為持清議者有日後合勢南士之憂公知之乎先生曰豈至是乎尤菴先生曰老夫無見公尚少行當見之矣先生曰若真有之則乃徒知利害而不知義理者豈得保清議之名乎知義理者必不然矣尤菴先生曰勉之當其時公必思老夫言至甲戌尤菴先生之先見果大驗而先生獨持名義甚正使一隊士類不迷於趨向每曰昔與尤翁言久猶在心今吾不負伊日一言矣

先生將赴洪州任所往辭玄石先生於坡山與張公



善冲相語曰卽今西人復入之說盛行雖未可知而以彼輩所爲觀之決非可久之勢前頭若值陽復之日則吾輩前後輩之論復如舊日乎舊日少論之爲清議者以其所持者正論而南人多賴此得不死已已以後被禍者皆是老論而少論則或稱清議或稱別論雖無通用之事比之於老論則安危懸殊矣前日少論豈爲今日免禍之計者而到今南人之待少論有若報恩者然少論若於後日一以南人所以相待者相報與之附合而不思治其謀廢 國母逞凶誤國之罪則與南人無異前日清名掃地盡矣來頭

論議如此則不可膠守少論之日終歸悖倫之域老少黨號似當隨時更變矣玄石先生曰此言是矣來頭少論若果如彼處身則無狀矣不可膠守前日色目也及至甲戌南九萬柳尚運尹趾完崔錫鼎吳道一朴泰尚泰遜等不肯爲 聖妃討逆伸救賊臣黥希載等倫紀之斁心術之壞無復餘地而獨先生與玄石先生明言痛斥力請正黥載罪夫施典刑以雪神人之憤於是前稱少論而從先生歸正者有滄溪林公金公構俞公得一趙公泰采申公飴尹公世紀任公元耆李公德英諸家



先生面責南相九萬曰相公必以希載為不可刑者誠以其為 東宮至親希載伏誅則恐有貽戚於東宮之慮而大義不然 坤殿六載幽廢之餘復見天日此固前古所未有之事若其當初凶黨陰謀秘計而動搖之罪在國家為必治之賊在臣子為必報之讎而乃惟恐其或傷其何以洩邦人之憤而慰聖母之心乎至於 東宮位號已定臣民仰戴顧一希載之生死有何關係雖以 東宮心事言之豈不欲為 聖母大義滅親耶且事變無窮貴在防豫今當 坤位初復逆節彰露之日不嚴討其可討之賊

則凶徒將何顧憚而不為耶萬一後日復有意外之變則其兆實起於今日相公其將立於何地耶南相不勝愧服默然歎息而終不能自新改圖遂致釀成辛巳之禍至辛巳 上始以護逆亦逆並罪九萬及崔錫鼎施以竄配之典

鄭令齊泰問於先生曰庚申以後少論豈不始於兄耶到今議論何其與前日相反也先生曰庚申以後少論以斥濫獄之非故為清論而今則抹希載之罪不思倫彝之斃喪豈可待以前日之少論而同歸一套耶况老少之論不過一時之是非以今日之非較



前日之是則濫獄之弊不過枉殺無辜以希賞典而已希載則負天地間罔赦之罪而今日少論不思自靖之義甘心護逆之歸黨論之壞人心術乃至於此為君子者何可與此輩相為周旋乎君試思之今日之少論何可與前日之少論並論乎鄭面赤不能言先生於 神宗毅宗二帝築壇設祭之議及 魯陵復位之議極力仰贊而成之於 顯廟追謚之議以當初謚號盡善全美無以復加之意仰復時蓋 當宁上尊號之議盛行而秩高宗臣等先上 顯廟追謚之疏以嘗試之故不但本事固然亦所以按抑此

論也於 慎妃復位之議以 中廟終不及復位而薨 後王粹難輕議之意仰復非以 慎妃為不寬傷而預防日後南少凶徒或為張氏藉口之資也其時農巖金公遂菴權公議與先生議不約相符

在禮曹值 上與 仁顯王妃偕謁 太廟之禮此 前古所未有本曹無故事可證而先生節酌 大明會典及集禮皇帝皇后同時廟現之儀參以 本朝可據之制講定節目以進 上稱善悉用之因儒疏稟處栗谷李先生德水書院尤菴宋先生樓巖書院玄石朴先生紫雲書院回啓請許施行如醉琴朴公



直者集卷十九  
等六臣書院及思菴朴公文谷金公老峯閔公靜觀  
李公陽谷吳公書院亦皆請許施行士論稱服而以  
院長來請者甚衆

在銓曹以扶持名義裁抑佞邪爲務如附麗南尹柳  
崔之徒多行排遏攻斥尼尹之人特加獎用士類咸  
致宗仰而或有不悅者之敲撼因上眷注隆重不  
得售矣且喜汲引山林之儒如芝村李公厚齋金公  
李公箕疇李公世弼李公行泰姜公錫朋梁公處濟  
多所甄拔調用或擬臺省或除字牧或授初仕且另  
擇初仕如金鎮玉李萬稷趙正萬朴緝慎懋皆以當

世名下士收拾而金李尤以善治守令見稱

先生與李公世白同居相府及李公卒逝先生新卜  
李公畬爲左相金公構爲右相及金公卒逝又卜李  
公濡爲右相其以廟薦變品擢用者如金公昌集鄭  
公澔金公鎮龜趙公泰采尹公世紀洪公受憲是已  
嘗當吏判薦望先生旣薦金公昌協閔公鎮厚李公  
頤命數人而不及於趙判相愚李公畬欲以趙添入  
而強之先生力拒不許以趙以同春堂門人見吳道  
一侮辱同春同春子孫及門人皆絕吳而趙獨不絕  
相從如舊又附南崔邪論也李公扣問先生意以爲



直者集卷十九  
大監所執極嚴正小生不敢違遂拔之趙乃舍怨次  
骨賓廳入 侍筵白曰遐鄉饑民離土聚京區處爲  
難令惠局量給回糧俾還本地且令所經各邑定將  
校領去無使中路逃散爲是乞以此意出舉條施行  
又曰停捧去年逋欠蕩減身役未收者專出於 朝  
家保民之政而守令有不奉教條潛自督徵使 聖  
上德意歸於弁髦無知小民反有怨 國之言請令  
各道監司摘發狀聞從重科罪又曰西北路絕烽已  
至十餘年蓋其烽臺多在海山重疊瘴嵐互蔽處故  
烽火不得通望而然矣宜另遣武臣往審可合處移

設又曰驪州砥平素多賊盜與官屬締結最難捕治  
合以武臣中有風力計慮者差送以爲捕治之地外  
方下邑亦以治盜節目自備局秘關下送申飭並  
命依施

又論科舉變通曰禮部本主科試中國之制固然宜  
以禮曹爲一所國子監爲二所罷東學京兆設場之  
例又曰謁聖 大駕未出臨前士子紛沓喧闐之弊  
無術可禁請於鄉儒畢到之後設行初試分四五所  
廣取成篇之文以參初試者使之八場則宜無紛鬧  
之患廷試亦可倣此而行又曰國家取士之規大科



則必以賦表策論互試者意有所在雖非增別而如  
節製廷試勿以四六專主錯出各體以爲士子輩着  
實讀書力治元文之地則人才可得而倖占之弊亦  
可除矣其中策文無元文者不能做出矣又請申飭  
教官復置江外分教官俾有作成之效多從之  
仁顯王妃再暮後先生奏曰禮官所上儀節乃據已  
亥已行之例此所謂喪祭從先祖者而第祥禫變除  
則古聖人制禮之意出於隨其變除有所降殺也卽  
吉與否惟在緣人情之所安而行之也士大夫父在  
母喪雖在再暮之後不敢以無禫而徑先復吉從宦

者誠以禮雖有節而情有所不安也父母之喪天子  
達於庶人一也者推而同之也然則世子復吉宜  
在二十七月之後矣

溥潜凶疏所以構誣辛巳按獄大臣者專在於希載  
抵尹順命諺書中有其妻與金春澤李彥綱交奸謀  
害東宮之說不鐸於文案云而然而其時希載自  
言元無抵書順命之事故金演伸白彥綱也以此爲  
證而脫之則凡所稱希載諺書中辭說無大小無不  
歸於虛罔其所謂謀害東宮四字都是履相泰春  
等所做出而溥潜傳述也先生將此委折備陳於八



直卷集 卷十九  
侍之日 上始廓然大悟誅溥潛而嚴責崔錫鼎徐宗泰趙相愚韓配周等為凶徒掩護之罪使一世曉然知其誣陷之情狀

上嘗下教筵中曰頃年平川君申某以藥房都提調當予違豫直宿也憂慮燭灼不脫公服秉燭孤坐通宵不寐予謂人臣侍君疾者情理固所當然矣崔錫鼎則不然招聚八直親舊及醫員輩談笑謔浪為事及八診強作煎迫之容此亦可以辨其賢佞之分先生為江原監司巡歷列邑粹聞母夫人疾患暴重馳至京第侍病上章請被罪 上以情理宜然特令

許遞尋陞嘉善追

贈縣監府君視其秩陞資憲則

留不受

贈陞崇政追

贈左贊成大拜後追

贈

領議政始上章陳情乞以正二品時未受

贈典移

贈于本生父母蒙 允

贈牧使府君吏曹判書

李夫人從

贈如例此為世所罕有之

異恩也自

後有引此援例為生親乞恩而得之者矣

先生當官處事必經稟於牧使府君而為之其或粹然當之未及經稟則亦必追告以處某事如彼處何事如此云凡與儕友言議謀慮無不皆然人問其故則答以夫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人子



直齋集 卷十九  
持身之道固當如是矣及爲外職及藩任牧使府君有欲以偏裨帶送之人則雖多無或揀汰無遺率往指教而使之其間雖有不慧者諄諄戒誨俾不至得罪於公私牧使府君聞而喚歸之前未嘗謝遣之知其然者無不稱歎

先生既貴而又當不毀之年連丁李夫人及牧使府君李夫人憂六年在草土中哀疚漸毀凜凜有難保之慮凡其執喪節度多有人所不可及處附身附棺必誠必慎情文咸當少無未盡枕苫寢塊不爐不扇哭泣之哀顏色之戚三年若一日未嘗少有懈怠一

家舉懷危懼之念而神明所相得以無他焉

奉四代先祀臨祭致齊必准於禮不或放過將事以慤愴爲主享需以虔潔爲務至於飯羹湯炙必以盛有煖氣爲度嘗手書本朝安氏璐及栗谷先生祭禮以爲世傳襲行之地世稱宰相家善於慎終追遠者必數白沙清陰及先生

先生終鮮而有四姊妹生家亦有三妹及寡弟婦先生位極人臣而先世傳來祭位田民收拾檢飭以供享儀不令闕乏之外不長尺寸爲子孫計俸祿與丘直未嘗儲蓄于家隨得分散于諸姊妹家及內外羣



從家雖遠族疎戚其有窮不自存及當婚喪大事者  
周急拯濟如不及至有待以舉火者恒十數家  
堂叔判府事汝哲以武科顯位至崇品見先生策名  
文譜遍歷清華以至卿宰而未嘗有歆艷之色及先  
生爲吏曹判書則來賀以文節公繼蹟及拜右議政  
則來賀以文僖公繼蹟長德先輩之以趾武先祖爲  
太上榮貴之事者其意良非偶然

象村申公嘗定壯節公墓祭享儀又製春秋祝文至  
今遵用先生又於宗簿公文僖公觀察公三墓講定  
祭式及祝文至今遵行典籤公文節公別檢公臨祀

也其墓下亦區畫祭田及守護之宜以示久遠之規  
忠翼公昔與東陽尉編次族譜刊行比近百年後生  
蕃衍不八者多先生又與留守懷增修新譜四卷刊  
布仍大會遠近宗姓於公解講昭穆之義赴者百餘  
人遂使之歲行不廢

先生嘗編青丘野乘十卷勝國五百年 本朝三百  
年文獻典章上自 祖宗盛德大政下至名公巨卿  
言行事業無不備載焉嘗著巾笥錄自己所經世故  
時事又無不畢記焉世稱先生之博聞強記可與許  
尚友堂琮金黃岡繼輝相埒而不讓



直齋集卷之十九  
農巖金公唱第之日農巖以壯元新來押班率掬而  
八而其考文谷金公以首揆押東班其仲父退憂金  
公以領樞押西班於是滿廷卿宰及文武百官皆爲  
其後拜先生以承旨獨守班不離事過同列問公何  
獨不爲仲和後拜也先生答曰仲和後拜無數雖非  
吾固無不足而班列盡空事體未安故不爲之矣文  
谷聞之歎尚以爲得體李公師命之赴謫也先生俾  
書勞問頗勤崔相錫鼎李判鑿曰此人此時何可相  
問也先生答曰當初主枳其清望雖出於吾而論其  
罪過只合削黜而只使不得恣行於朝廷足矣豈至

於遠配耶且平日相親之間其非極惡大罪則豈不  
可一問耶聞者咸服其公平之量

先生威儀整肅每正笏垂紳儼立朝端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持大體正色率下百僚矜式莫不瞻仰而尊  
畏焉至今語朝儀端重者每舉文谷老峯及先生焉  
先生在相府居銓曹不但於大官高爵必求賢才而  
授之要使人器相稱也雖小仕末任每得可以堪其  
職責者而充之如觀象監教授梁濟商朴晉文車亮  
徵池汝沆實爲天文地理命科之學如吏文學官洪  
世泰趙晚期實有能詩績文之名如扈衛兵房訓局



別將金得輝鄭時應實有諳鍊兵書從事武略之業  
故也後見他大臣不問可堪與否只以親戚姻婭不  
當其任者拘於顏情借窠生色之事大以爲駭而深  
非之

叔父恕菴先生遺事

先生資稟英特心事公正學識博雅名論剛果文章  
神秀汪洋風流真懇弘長農巖金先生一見心期相  
許目以少友托以知己揚確文字之外悉告以爲己  
之工進修之方要與共學適道其門下之士咸高仰  
之若不可得以比肩者矣

先生以文章成家體裁典雅光氣爛赫自出手眼無  
蹈襲古人而其所立言命意必以理義爲歸

先生嘗曰文章最近於學如從文章而入于學則其  
看得道理通透而論說發揮者最易明白疏達非拘  
儒所可及矣蓋身親經驗之言也

童年課讀未有以踰人十三始讀孟子七百遍尚書  
五百遍其於八家最多讀昌黎東坡其爲文章根基  
之深厚得之昌黎氣機之奔放來自東坡而裁之以  
義理之正則出於洛閩中年以後喜讀二程全書及  
朱子大全語類以爲家計而未及以性理說有所論



直齋書目 卷十九  
著欲待晚歲學益成識益明筆之於書而天不假年  
未及爲之矣

嘗熟覽春秋綱目及漢唐宋明全史而褒忠誅奸彰  
善瘴惡指論其治亂成敗得失是非而隨見與奪遇  
事評斷者有一部成書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長德  
先輩及名流儕友見其書者推許不容口至曰斯人  
也逢時得政則必有范富之作用不幸板蕩則必有  
文陸之氣節蓋言大非夸矣

居家行誼純篤事考議政府君愛敬俱至少無未盡  
議政府君以先生夙有文學之癖再經燕行所購及  
提舉芸館時所得及所受前後賜書多以遺先生先  
生不敢虛受勤苦用工終日身入其中披看念誦評  
批點抹日不暇給無一帙不然而其所服勞於議政  
府君未嘗有關公而告 君章䟽私而親舊挽別等  
文字靡不在旁照管而叅助議政府君亦必待其經  
眼然後入寫淨本然其於用人用財等政務又不敢  
干預凡差除語言官物請托絕不出口幕賓郎僚亦  
不肯與引接惟默察議政府君心事威儀及當官處  
事規模迨其立 朝在於議政府君晚年能於朝儀  
進止摹倣周旋動輒中矩議政府君無以有勉戒之



訓范堯夫之於文正殆不是過矣  
其事伯氏都正府君誠意交孚言行切磋之外招集  
會心士友出入山水有文酒暢叙之趣以爲至樂疊  
疊不厭建議政府君捐館以所事事朝夕來候怡愉  
忘歸逐日爲常以終其世司馬公之於伯康無以加  
此矣

先生丁議政府君憂哀毀痛夜凜凜有難支之憂吊  
者咸危之旣葬朝夕饋奠之餘手抄文集仍爲分編  
謄出正本且述行狀不停締構專精致力無挾以他  
事踰年而脫稿欲受文集弁卷之文于農巖神道碑

銘於睡村李公亦旣委托而未久兩公下世不得後  
志深以爲恨先是溥潛諸凶之獄有日後樂禍者釀  
禍生事之慮先生時以翰林修史悉收時政記所錄  
及禁府文案委積家內凡可爲議政府君伸枉辨誣  
之資者及彼凶情節破綻敗露者一一搜檢輯錄以  
備後考今其冊子尙存

議政府君嘗手書周漢以來古文凡二冊目以文苑  
典則貽先生先生平素玩繹不忍釋手都正府君嘗  
編平山申氏家乘及文章宗選以示先生先生稱其  
該實博雅可合刊行先生仍謂嘗欲編東國名臣奏



直齋書目卷之九  
議東國名山勝記而略論其凡例仍問諸姪以汝等  
亦有欲編之書否伯姪對以欲編續東文選及續輿  
地勝覽姪暎對以欲編東儒經說及東儒淵源錄姪  
曙對以欲編續國朝寶鑑及續箕雅先生頌之以爲  
皆合有之而不可無之也

先生於吾東先儒最尊慕退栗尤玄四先生一視而  
共宗之略無軒輊見有軒輊者浚不韙之而力辨每  
至其杖屨之鄉與妥侑之所必有文字以致景服之  
誠或跋其遺書用表欽仰之意其次則於農巖心悅  
誠服考德講義多有柯則之益

農巖最重先生文章議論凡自己所未遑之大文字  
多待先生而成之若頌 大報壇辨上 尊號序宋  
名臣奏議及渭南文鈔是其尤者而旣成取覽浚加  
歎賞有老夫當讓一頭之畏其他如夢窩金公求於  
先生序其所編東國自警編記其企華堂文巖鄭公  
求記其祝堯堂僉正族叔求記其先公退憂堂玉吾  
宋公撰宋朝六君子陞享頌 教文就先生求其潤  
色三淵金公序農巖集示先生求其增刪竹泉金公  
儉齋金公跋石潭母夫人草蟲圖而自以爲未盡又  
令其主人更就先生乞長篇詩以盡發揮之圖此並



於先生爲邈焉前輩而推讓乃爾

先生所與爲言行講磨文字討論者有慎敬所無逸  
李伯溫瑋李仲謙顯益而其外如李汝五秉常李德  
哉宜顯李熙卿緯洪惠伯啓迪金太白鎮商李士安  
器之李一源秉淵李仁老德壽或以氣味或以意向  
交契頗切如金士敬時保安國賓重觀雖未識面而  
時以其詩文來受評教先生前後原隰之役求爲贖  
語則無不樂爲之相應矣金伯雨春澤嘗因李士復  
喜之欲見先生姪曠以爲取友必端矣之人也農翁  
目以下流則何可引接耶先生是其言遂謝之

少時以白軒李公外裔叅其子孫辨誣䟽而其䟽有  
侵詆尤菴先生語先生爭之以爲必拔此語可以隨  
參云諸李佯諾而竟不從故先生見欺而名入䟽錄  
矣以爲痛恨常曰吾當限一生內一番爲尤翁効誠  
以明己意矣庚寅丙申以春秋大義及斯文是非爲  
尤翁極力扶護至被譴斥士類莫不驚喜歎服然李  
晚成以此初擬諫官時少有言權尚游以此不錄於  
玉堂新錄公議頗拂鬱而先生略不介意待權李與  
他親舊無異相從款洽人以爲難旣以此連遭人言  
於清選通塞間故自畫於三司終不膺 命行公然



直齋集卷之十九  
於言職在身之日值朝家不可不言之會則必抗章  
論列自盡其一日之責焉蓋以爲如是而後校也  
凡治言事章疏必邀慎敬所李伯溫且呼伯姪與之  
消詳而不與李汝五洪惠伯金仲禮相議疏出洪李  
或來訝責以爲此大舉措而不令同朝舊要如我輩  
知之何也先生笑答曰公等已入朝廷有許多般計  
較利害底意象不如敬溫之身在局外心無畏難草  
野慷慨可以盡分指導也洪李曰公從敬溫言豈從  
吾言

先生乘馬出門必訪寒素朋儕而絕不至簪纓勢家

一世高其雅趣

先生雅言士大夫當處外舍八內室則精神昏濁志  
氣消沮不祥莫甚矣每以語子姪而諄諄戒之

嘗賣一馬取直欲買新刊某冊旣受價質冊數十日  
後因事出八路次逢其馬見其玄黃呼牽者問其病  
之淺深則對以難治云先生使之持馬隨來至家還  
退其冊復以其價給牽者使之留馬而去牽者惶恐  
屢稱不敢且陳沽限已過之由而先生終令給送其  
人固辭不得泣謝而退

先生家居靜坐一席終日看書不復更息容儀端穆



而  
出  
言  
有  
章  
規  
模  
整  
肅  
之  
中  
大  
有  
仁  
恕  
氣  
像  
客  
至  
與  
名  
士  
宰  
相  
言  
則  
論  
國  
事  
時  
務  
與  
郎  
吏  
言  
則  
論  
官  
事  
職  
業  
與  
文  
人  
言  
則  
論  
山  
水  
文  
章  
與  
鄉  
黨  
言  
則  
論  
風  
俗  
與  
村  
夫  
言  
則  
論  
耕  
織  
與  
族  
戚  
後  
生  
言  
則  
論  
行  
檢  
學  
術  
其  
為  
言  
談  
有  
法  
有  
義  
有  
足  
以  
施  
之  
行  
事  
而  
感

先生別業在斗湄上流黔丹山下具有峯巒泉石之勝前臨月溪長江劈峽遠來白沙縈回回勢昭曠先生意甚樂之多不時來留澹然忘歸且本少宦情三司以來又有情勢難安每值除書尤必到此盤礴高卧不起親友如李伯温李一源李美伯洪惠伯李和仲洪虞瑞門客洪世泰李灃鄭後僑來僑亦多來會同游有石湖三十詠疇唱積成一集洛下士大夫聞者以爲風流盛事超然若不可攀者先生有苦癖濃情於山水少時游松都及近京諸山無不遍覽既貴因公行復游三南諸山皆有紀行之文儕友借讀如恐不及或以爲視農巖游記及復勝似末年北關之行歷賞金剛七寶而追欲有記既還



直者集卷十九  
旋寢疾未就可謂兩山之不幸豈不惜哉

先生文集草稿踰三十編慎李二公先抄伯姪繼之  
為刊本十六編見方行世農巖嘗論先生文章以為  
所難當者乃其無中生有處洪世泰嘗服先生文章  
以為平處出奇淡處生濃先生以為知己之言朴黎  
湖弼周讀先生集以為其行文似踈而實密若斷而  
實續此實文章家高格李槎川秉淵尊先生詩為大  
家自處以名家云

先生既歿士大夫莫不潏致痛惜如悲親戚服加麻  
者八九人為祭文者三四十人為挽詞者百有數十  
餘人亦有曾未識面而作詩致誄者可見一世推仰  
之篤哀悼之至矣



直菴集卷之十九

直菴集卷之二十

遺事

外祖考玄石朴先生遺事

先師嘗遍告同門諸公要其記述老先生語錄以送則送者有數十家先師一一手自傳謄合為三卷冊子歲之巾笥晚年日曝懇請而出示之曰此其記者非一手不免有精粗詳略之異亦或有失真而傳誤者子其致意梳洗輯成一帙也曝不敢冒當然猶不住看詳積年商確既而竊更惟之其中蓋有行狀年譜所無之說有可以發明先生心



直者集卷二十一  
事議論規模氣象之一二者不宜全然泯沒故就其不失先生之旨意範圍而完粹簡約者存十之三四私亦蒐附舊聞編為一通文字以為傳示來後之地而此既不用諸公本草從新起例自我編定故改名之曰遺事獨恨未及稟訂於先師在世之日而受其點化之教為有僭率之懼極用愴惕

云爾

先生為學工程一主朱子法門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以此為學問之綱領終身之事業體道規模以橫渠張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自己平生擔負有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之意思無一事非吾分內之工夫一誠既立萬善斯從見諸德行而地位之高發揮經傳而造詣之深有未容君卒形容者千載之下誦其詩讀其書則必有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不勝悅服者矣

先生每日晨興正其衣冠先謁家廟次候大夫人後不復入內終日危坐書室考讀經傳佔畢著述手自編輯筆削抄錄盛炎揮汗嚴沍呵凍自朝至暮須臾不止夜澣就枕或呼燈添寫不知為勞門人請少休



直齋書目卷二十一  
息則答曰吾之著述莫非補綴世間義理之遺闕庶  
為覺悟後生之資以道自任出於不得已豈容怠倦  
乎至易簣之年修整平生著述冊子尤致頃刻不息  
之工門人又請分授徒弟使之續完則答曰譬如將  
遍之官不修重記而何已責所在不容自懈爾  
先生家藏萬卷書牙籤玉軸滿案溢架嘗曰吾少時  
在京城親戚多入玉堂芸閣故中秘書籍無不遍得  
見之博覽如我亦自不易又曰吾一生收取書籍都  
在此一室中人家所無之書亦多有之吾死之後未  
知又散之何處及門之士盍趁此時為一番緝閱之

工雖不易融會貫通亦可以略綽看過知其名目大  
旨猶賢乎已不亦善哉

先生居室左右積累書籍不知其幾百帙而莫不整  
頓齊整部伍不亂欲有所考則令人檢出必指某冊  
之在某處何事之在何卷而一如所言歷歷不差  
門人問先生受業于何門先生曰吾少時看程朱全  
書及退栗兩賢文集得學問門路別無請業之事用  
工於經訓及性理書已多年所且時就正於尤菴而  
有相契之益雖未有實見得至於八道次第則自信  
得其正脉庶幾不差後生志學之人宜先讀小學次



讀四子及心近兩書然後可以及於五經也  
或問先生氣質如何先生曰氣質之病在於高亢氣  
習之病在於文章蓋在童年肆力於文章有傲世之  
習因泮事流落自廢歲修爲學十年然後幾盡消磨  
而猶不免或有病根猝露之時始知程子觀獵之戒  
果不虛矣

先生平日恒以左手尚諸右手終日端跪手不釋卷  
氣象肅嚴威儀尊重自有不可犯之色客至則寒暄  
酬酢外不接閒話不輟看書客有問語則答之而已  
常曰人之以客煩妨工云者皆托辭也若待無客而

後看書則何時可看書耶若逐日有客則逐日廢書  
耶是以先生門牆往來賓客無日無之而文字工夫  
未或間斷客亦稱善致歎

先生教人有序先以小學次以大學又次以中庸近  
思錄又次以心經家禮而皆有自己解釋劄錄成書  
故必先授學者如有未透未曉處及其外可以講質  
之新義者方許稟問而爲之詳悉批誨俾有開蔽解  
惑之地門人多傳謄以去者

先生嘗語門人曰論語之模寫聖人固已盡善盡美  
矣但問答雜出門類錯見未易究觀先後會同彼此



直齋集卷二十一  
故余思取其言仁言孝言政言事處各以類輯如鄉黨一篇之爲則考認既易名目不亂求見聖人之言行氣象道德規模亦可得昭著矣孟子七篇亦然但恐世人未知本意或以毀動經書刺之也他日復曰後人未詳聖人行已立言之全體出處事業之大用故余以四書及易禮春秋略依近思錄凡例輯成一書名以聖賢遺模分標經書似有僭率之懼而此則蓋倣近思錄前事揆以大學衍義聖學輯要等已事似不必爲罪案

先生曰尤菴學問之醇正氣節之峻潔出處之光明

磊落文章之開豁洞快實爲間世之高賢大老而聞其文集多至百餘卷然其文字可議者亦頗有之使我精力若在中年則欲取來刪正而衰病不堪權致道李同甫必少刪而多存不如痛減存其中半方好先生承尤翁計設位行哭服三月之制或問非師非友而何以爲服先生曰昔栗谷於退溪喪以其爲斯文宗匠而服之以寓文喪之痛吾何爲獨不然况吾於尤翁事之以斯文長老惟謹而經禮義理質問殊多出處名論交涉頗切相周旋屢數十年情誼重大復聞其被慘禍盡傷無以爲懷何得不服



先生嘗語金厚齋李芝村曰尤翁平日吾輩固不無以爲訝者到今見之此真卓然難及處其於驪事尼事先見之明不啻如神數十年後無如其言吾輩無此先見矣議論何敢妄到耶爲之嗟歎不已又曰尤丈在世如一箇大柱撐拄宇宙時而有所不懼矣自失此文如失吾之右臂矣

先生曰君臣之際必如伊尹之於成湯傳說之於高宗太公之於文王然後出則是後來有志之士未有可仕之日觀於孔孟程朱每進每敗也可知其義亦有自量才分而終始退步者宋之尹和靖及吾東之

退溪牛溪是已若不念君臣之義禮遇之勤而惟以不仕爲高者乃隱遯之流非儒者正法故余於召旨隆重之下不敢不至而言議不用之後不容不去自謂煞有稱量未知後人謂之如何

先生以閔禮待 命秋曹時適值 國哀掃除寓舍北墻一隅淨地行朝晡望哭及成服門人金厚齋適來侍請與同行則許而語之曰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而余則負罪俟勘於此無以出入矣哭於此之外無以變通矣

己巳四月先生接京報知有 中殿出宮之變汪然



直齋集 卷二  
流涕曰 君上過舉至此為臣子者亟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也遂以藁草作籬於所居茅齋簷前欲不見天日又不欲與世人相接絕口不言時事門人之往來請學則不拒

癸酉八月 上謁 齊厚陵 大駕過坡州先生與門下諸生詣華山路傍伏地祇迎仰覩 天顏喜動於色曰 玉候無疾不勝欣忭及回溪上學者問曰 祇迎 上行此亦禮乎先生曰 君父舉動過境而為臣子者豈敢晏然在家乎雖非為官者義當如此矣

甲戌夏化初坡州儒生欲為栗牛兩先生復享文廡之請方議疏舉就正于先生先生曰彼館學乃士林首善之地館學未先之前方外之徑發大論大抵未合事體亦非所以重其事之道也姑俟而退定可也儒生等遂入泮倡論

先生曰草野儒疏妄論時政固未允於義理然宋之存亡在於李綱用舍則陳東之疏何可不為乎昏朝將廢 母后倫常數絕則雖在草野安得不言乎當觀其輕重而論之可也伊川有涪陵之行晦菴遭偽學之誣而門下無伸暴之事東方自栗牛門下有伸



直卷之二 卷二十一  
暴以來遂以成例未知其如何呂子約之事朱子不  
以為非然是時子約在京第官言路故大陳時弊之  
餘兼救其師耳若正當道理則勉齋諸賢當先為之  
矣且子約自言不為京官則無此事然則中國之人  
無有紛紜之章也吾東白休菴趙重峰李延平之伸  
暴靜菴栗谷未知如何而牛溪之於 宣廟尤菴之  
於 顯廟皆負窮天至寃之罪名則為其門人者安  
得不一伸暴於天地父母之前乎然八路儒生連名  
爭辨則似無其義矣

先生一日慨然曰曾於甲寅乙卯間金父之謫居靈

巖閔大受謫居興陽問余以所宜讀之書余勸久之  
讀小學勸大受讀論語而尤菴勸兩公讀聖學輯要  
久之從吾言讀小學大受從尤菴讀輯要近日朝士  
罷散在郊垆者只以博奕詩酒為消日之資吾不能  
開口勸書彼亦無意讀書人物之降殺時事之陵替  
如此他日世道將何攸賴乎惟聞申公獻畱意大學  
及朱子書工夫聽之惺然

乙亥二月五日申時先生易簣于坡州廣灘晚惺亭  
前月念後門人林滄溪以開城畱守行過灘上畱數  
日先生與之同寢叙阻連夜酬酢不覺身疲氣損二



十六日滄溪辭去其日先生感疾症候猝重藥餌無效三十日頓劇二月一日先生問今日何日侍者對以初一先生白于大夫人曰宗家祠堂在京故久未參祭今年近在高陽衙內祖考忌祀臨時欲陪毋夫人進往參祭病勢如此有未可必甚以爲恨二日三日一向危篤四日疾勢已有危兆猶責子孫速往高陽以此長子半日不得見是夜諄諄夢語輒及忌祀且命侍者曰祭時吾當行哭至曉卽告且頻問夜如何其子孫恐勞動行哭而添傷每對以未明復以編藁繞遮前牕五日太醫崔聖任入候先生扶起稱

上恩罔極僅分語音自昨夕六脉已絕諸醫束手惟進麥湯而已至午先生忽因牕隙乃知外明卽驚起曰天已明矣何以欺我急索上衣上冠子孫不得已進之先生正衣冠束帶向高陽郡衙設位伏哭逾數十聲哭止欲入訣大夫人氣息已微不可運動遂陪大夫人出臨先生已不能起居只感悲而已夫人及女子諸婦追至先生揮却使不入大夫人還內先生不解衣帶覓枕正卧如是之際已到申時俄而恬然而逝先是書雲監屢奏月犯軒轅其兆主大臣有喪臨喪先數日有白氣一道遶屋微明如燈燭光影達



夜不息哲人之萎豈偶然哉

先生寢疾數日語及遺疏而病革竟不克就自寢疾初子孫以疾崇由於言語酬酢屏絕外人候謁門人亦未得承顏以此終未與門人相訣門人亦未有以後事及初終禮節質問之者惟於易簣前問金直卿來否者三其意蓋將有所托者而厚齋之至後于臯復可為千古遺恨矣

先生嘗曰竊看尤翁每悅京華士夫之志學者而吾意鄉村儒生之志學者尤為可貴京華士夫文識講解雖似開通敏給而若其志篤行專踐履淳實則恐

終讓於鄉儒曾與尤翁語此爭論而尤翁不以為然未知竟如何也

嘗語芝村李公曰尤翁不可易測當鑄之初也尤翁以其毀庸註侮朱子為斯文亂賊攻斥不遺餘力吾每疑其太過及其後來尤翁所以斥之者無不中焉今處子仁者若是之嚴截不饒吾方憂其過越分數每勸稱停然以其處鑄者而觀之亦安知其非有先見而吾輩反有不及見而然耶要亦觀末梢而知之也蓋先生於尼事初以為親之發容有怒之之意而

其外托先憾故欲生釁以至啗禍之計則不知也以



直卷集卷二  
方之欺可勝痛哉

先生曰自子仁背貳師門世道一變師友道喪士習不定崔汝和李君輔從成童之年受學于余往來叩問多所啓發而不執弟子之禮以從遊自處其所以然之故則自古儒者不被禍者蓋鮮彼明於此理恐他日有禍及之患而然也子仁於是難逃始俑之責矣

甲戌冬先生以虜使將至畱疏去國也門人多以先生  
生在朝其於討復名義無憾而斯文是非則無所表  
現使人曉悟爲問者先生笑而不答最後金儉齋又

請之先生曰余亦豈無思量但時事草莽姑且遲遲  
今則須解相職願上眷如此又將再煩一行至京  
辭免其時則何可徒解職耶當具一文字伸扶尤翁  
罪斥尼尹以及南相矣越明春先生易箒事竟不遂  
則天也誠世道斯文千古遺恨矣儉齋嘗語余如此  
先生於門人及一家後生新冠來拜者必爲之起立  
答拜以示致敬成人之意其辭退及他時則不然  
先生畫像有數本一則奉安于家廟一則羅州潘南  
冶川二先生書院先生亦入享故奉安先生書院亦  
有屢處移摹多本並安各處儘好而家廟奉安本以



直齋集 卷二十一  
程冠道袍畫得羅州奉安本以公服畫得公服非本色若有移摹之事則當從家廟本矣先師嘗有贊詞若有移摹之日則考錄亦似完備矣出草畫史即平壤人曹世傑此其姓名亦不可使無傳也

我先人嘗問世人有以先生於懷尼是非不以邪正分界示意頗致訝鬱者未知是如何先生曰懷是而尼非懷正而尼邪今世士林無不知之而言之者矣奚待余言而輕重哉然懷之正夫誰不認而尼之邪有難十分質定以其發於為父故爾然余亦大體以為懷直而尼枉嘗與林德涵李同甫二書備說其意

蓋謂尤翁文字議論雖有過越偏重處其所秉執之義理發施之權度則大綱儘好無欠不可指疵美村江都處義之未善愛護尹鐫之非是吾意本與尤翁同見子仁請改墓文之急迫私論師過之悖謬余力言其非常乖錯而終以在下者當受大罪為結則可見余所涇渭矣辭語之間雖或有於尤菴似若未安者而非有傷於尊仰此老之大致則何必浚拘乎然沙川三金與姜梁諸君日後檢抄時豈無消詳刪節善處之道乎子亦知此意可矣

語錄



厚齋金先生語錄

曝始拜先生古人所謂目擊道存者真見其然望其容儀山立玉色巖巖有不可犯者承其談論地負海涵浩浩有不可涯者洙泗義理洛閩矩矱知其真箇在先生之心中身上體貼而發見自有不知自己如何持已如何出言先生方可以人視之底意思矣先生持敬造極與德為一動容周旋自有成法發於心事見諸言行者多與戴經之曲禮玉藻小學之明倫敬身近思之存養力行家禮之居家雜儀所記載者若合符節知其自有形著而不可掩處有難以淺

見粗識妄為敘述者矣

先生雅言善讀小學近思錄可窺程朱藩籬善讀語孟學庸可窺唐虞三代文章氣象先生蓋嘗善讀而又皆發揮於文字有劄錄成書數十卷使聖心賢蘊經旨傳訓性理名義禮律節文昭晰而呈露可以質前聖而無疑詔後學而無惑此實我東先儒昔所未有之事業也以故尤玄兩先生即先生之所師事而兩先生每得先生論學文字渙致歎畏如朱子之於西山退溪之於石潭云

先生誠孝天至養志如曾子執喪如高柴金儉齋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  
為曝道之後曝吊先生季氏中丞公喪先生答吊而  
哭哀傷慘怛絕而復甦欲止而不能令聽者自不覺  
其腸涕滂湧于同氣而哭死之哀感動得人者有如  
是則其於親喪哀毀疚酷可知儉齋之一生稱服宜  
其不衰而推此家庭倫理之正閨門恩義之篤庶足  
想見其三隅矣

先生當官設施告 君章奏每以三古典章程朱議  
論為主謂其必可講行而漢唐名臣謀國拯民之策  
偶合於道者亦博採精擇曲暢旁通而不遺焉損益  
舉措咸有定本非苟為空言也嘗有上 殿劄子及

應 旨封事極論天德王道之要安邦善俗之務用  
賢養民之宜正名定分之術丹巖閔相國讀之以為  
經世濟時之至論而深恨 朝家禮際之未究矣

先生每日未明而起即為梳洗畢恒着笠子道袍終  
日跪坐肩背竦直繙書披葉外手足亦不移動習成  
自然欲罷不能末年數歲以病患不得起坐而雖在  
委卧枕席中以禮持已不廢叉手居敬之節自在客  
來則拜揖致恭動容周旋與平昔危坐時無異又必  
以上衣加身侍者請止而不許惟謹

先生嘗曰竊觀近世儒者所著文字又得聽其言論



皆於訓詁上及名目間用工而至於大本一原處昧然也其透得大本一原者退栗以後惟見尤翁與吾先師也又曰尤翁於天命人心陰陽造化等名義昭徹大原洞見衆妙余嘗質疑則隨問卽答莫不中理無少阻滯若取諸懷袖而與之非其義理了然於胸中則何以能如是哉又曰先師於講論經義禮疑文理密察明白有下落使人聽受久堪咀嚼而後始有省悟恍然處又曰尤翁禮學不如先師之精審以其多所義起而未若先師之一一皆有經據也先生曰尤翁於先師道德相隣出處事業相關至情

相與終始無變蓋先師與尤翁皆私淑栗谷而淵源事契同出一揆尤翁力闡春秋大義先師亦同其扶植之功尤翁所定己亥邦禮先師信從先師所定閔家代服尤翁許可先師於尤翁攘斥驪尼兩尹也服其先見之神尤翁於先師裁抑嬖姬倖宗也濩致歎服之語而托以身後世道之責至甲戌先師堅持名義使纛倫克明士趨歸正者雖使尤翁在世當局無以有加也雖於癸亥 廟議裁省追鋒等些少節目或有少出入而不害於大體之同則兩先生交際自無容議而後生妄論不無軒輊之意良可駭訝也曝



曰竊聞黃江門下言議則以不絕尹拯頗懷憾意未知是如何先生曰先師於懷尼是非自來是懷而非尼晚又扶懷而抑尼已已聞尤翁後命而望哭服三月之制引栗谷之於退溪而有曰尤翁出以大義死於士禍自是粹然大君子攻之者當爲小人甲戌主張其並享道峰之論此則便許以從祀矣以此大被尹推羅良佐等詬罵之辱其於尼尹斥以此人不能善處父師之間生出許大人倫世道之變又謂金閔兩相會斥其背師之罪而削逸則到今無以復起爲人矣又謂尤翁門人固當棄絕而雖他人曾所不相

識者不可以其嘗有儒名而遽或往見也此其非斥更無餘蘊顧何有所憾也曝曰不幸門生子孫又有金載海申命著朴弼傳等不有先師先祖之定論而外馳附麗於尼尹故致此疑惑誠爲憤痛然而是有可辨者程門有邢七尤翁門下尹拯卽其後身牛溪親子附於仁弘者有之仙源抱孫附於善道者有之且如南九萬柳尚運趙持謙吳道一等皆是尤翁教有之人而末乃叛去此類何足爲其先師先祖之累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尼尹爲一邊所推重而所存鹵莽曾以辭疏



通者集卷二  
待批來寓沙川吾往見質以經義十餘條皆曰昔未理會不能辨對面色如土若使年少位下則宜處彥暉君輔輩損友之列矣金叔涵羅顯道於學原無見處議論亦多執拗迷滯仲和集中斥言羅之多少病敗者可謂不易之評矣

先生曰尤翁以爲理合下在氣先氣之未生已有其理而氣已生則理又寓在氣中氣之自理生出來太分明了又以爲性之動雖命名曰情而其實合下是性之發見故凡性之感應發見處皆有其理其所謂理卽性性與情名異而理同又以爲心之虛靈知覺

分明是氣又以爲人有所思雖千萬里外事了然於胸中者這心往在那事上此等議論與吾見相合矣子其致思

曝問理氣名義先生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旣生出則理管他不得此無他氣強而理弱氣有爲而理無爲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也問心性情意名義先生曰合當如此底是性性之發現底是情統性情主宰底是心心與性情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寂然不動心也寂然不動之中萬理渾全性也感而遂通心也感而遂通之時此理隨處發現情也故心靜則性



直者真也卷二十一  
亦靜心動則性亦動動則為情靜則為性又曰心性  
情相連相貼少一箇不得說一箇則一箇自是隨到  
如寂然不動謂性亦得謂心亦得感而遂通謂情亦  
得謂心亦得又曰性本無形故純善而無惡心與情  
已有形氣故有善惡蓋無形則不可分而為二有形  
則可分而為二故也又曰情是性之發意是心之發  
情只是發底意又是發底已有主向如愛惡是情愛  
愛惡惡是意情無計較而意則已有計較故意能運  
情而情不能運意蓋情是性之發故無計較意是心  
之發故有計較所宜浚思而自見不可靠人言語曝

問中與至善至善與太極似是名異而實同願聞其  
詳先生曰極不是中然太極不外於中中者無過不  
及之謂也太極者是極至之謂也既無過與不及則  
斯可謂之極至也又曰至善與太極只是變其名耳  
蓋至善者以理之本善十分恰好者言太極者以理  
之極至無以復加者言其實一也是以栗谷與牛溪  
往復也多兼舉為說須歸而攷之  
曝問五行之各一其性是指本然之性耶抑指氣質  
之性耶先生曰今以本原上觀之其初一理渾然何  
嘗有金木水火土寒熱煖堅實之性之異乎若以此



理墮在氣質以後觀之則墮氣質而各自為性寒者為寒熱者為熱煖堅實亦然不相假借不相凌奪這豈非氣質之性耶吾見自少如此而曾以稟於允翁及先師則不以為然曰寒熱本是水火之理此不當喚做氣質之性也未知如何

先生曰吾先祖牧使公叅靖 國勲籍自是不遷之位余依劉歆宗不在數中朱子是之之說及我 朝五禮儀與大典若有親盡之祖始為功臣而百世不遷則代數之外別立一室以祭之之說奉稟于先師則先師曰君家事亦有所据云故至今遵行而不敢

猝廢第沙溪允翁之論與此不同或令高祖位別立一廟而遷奉或令不遷位別廟于墓下未知後之尚論者以為如何而一則有親未盡先出為人情不安之端一則有守護祭享許多難便之勢矣曝曰不遷位別廟則烏在不遷之義耶先生曰是亦有見之言也先生曰親盡祖墓歲一祭之行之以一獻之禮高曾祖禰之墓三月上旬及十月朔備禮再祭明有韓馬兩公程朱二賢已定之論近與君輔往復而君輔固主親盡祖墓一祭埋沒之議尚不歸一矣曝問人物之性同異如何先生曰人與物同受天理



直齋書目 卷二十一  
以爲性故從大原中流出者言之則性無不同也第  
氣不能無清濁偏正之異故偏而濁者爲物清而正  
者爲人人物旣判則隨其氣質而理亦隨而變各爲  
一性絕不相同此自然如此若於稟受之先已定其  
人物之分而別其性則是主宰者亦有私意亦不是  
公而可乎時先生有微恙呻吟之聲時出於口暎轉  
及遂菴五常之性惟人得之物則無之之說說話頗  
煩士重慮酬酢拖長至牕外呼曰明允出來如何先  
生厲聲曰明允儘好與語之友當聯枕夜話勿爲喫  
去計云

先生曰朱子曰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  
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疑衆人未發與聖人異  
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又  
疑恐衆人於未發昏了曰這裏未有昏明若論原頭  
未發都一般又曰未發之時自堯舜至路人一也栗  
谷曰常人無涵養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則亂幸於  
須臾之境不昏亂則其未發之中亦與聖人無別夫  
旣有此朱子栗谷之論而聞權致道有衆人未發與  
聖人未發容有不同之說而至其門徒又有未發前  
有爲惡種子之說云豈非可異耶



直齋集 卷二十一  
先生曰尤翁謂上智之人心本自安而不危如何曝  
曰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理流行動容周旋中  
禮泛應曲當謂之安而不危恐無不可先生曰經曰  
人心惟危中庸序亦言精一執中工夫而只曰危者  
安不曰本自安以此觀之雖上智之人心自危而至  
聽命於道心然後方始安矣聖人之心亦發於形  
氣則何獨安而不危耶曝曰聖人之心是自聽命  
於道心底人心則未見其危而可謂之安尤翁之意  
似不過如斯否先生曰序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此  
人心卽人心惟危之人心也人心既是惟危之物則

所謂本自安者豈不未安而太少曲折耶更容商量  
先生以忠厚存心以正直制行常曰忠厚正直要當  
相須不可偏廢若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其弊也漸  
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其流也必歸於懦  
先生曰爲學者當以過人慾存天理爲急爲治者當  
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先

先生曰李生普溟父喪葬後遭祖喪來問其父几筵  
用肉與設素當否而此與喪中身死者異難以臆斷  
退溪有一說蓋謂用肉無妨而然以情理推之用肉  
恐似未安曝曰三年之內有象生時之義行素似或



通者集卷二十一  
不害為從厚之道否先生曰象生時之義止於葬前推之於三年之內恐太過矣

曝問祖喪中遭父喪者代執祖喪之服當在何時先生答曰宋氏敏求既以因其葬而制斬衰為言朱子請寧宗承重劄子亦倣此義為辭矣惟退溪答孫宗道書以當於朔望朝奠行之為答故頃年 朝家當

仁宣王妃追服時引用退溪此說云矣

先生曰在外奔喪之人當以成服日計其月日實數而為練祥之節者已有朱子之論故先師一生主張此訓甚力既以成服日為節則其所成服雖遲一二

日或十餘日或一二月惟當以成服之日計其月日之實數退行小大祥可也此外不復更有他議也嘗聞尼尹答人家此禮之問而使以聞計日為初再暮而宐行二祥如是則將有月數未滿而先期變服或脫衰者矣不其窒礙不通耶

曝問繼後子以立案來到日為聞親喪之日被髮易服四日成服則其後二祥當以成服日退計設行而本忌日略設奠儀否先生曰所論得之又問繼後子以喪制未終雖不撤几筵於本忌再周之後而他親則當止哭臨否先生曰似然繼後子雖於再暮大祥



正者集卷二十一  
臨時始來受衰只當伸三年重制先師與同春堂所  
共講定者蓋如此矣無容更議

曝問成人男子之喪無服三年者則除靈當何以為  
限先生曰沙溪嘗謂弟死而無其妻與子者暮而撤  
几筵蓋以服盡為限此卽以義起之也

曝問有母喪前兄死者其弟若子雖以新喪在殯不  
得行小祥而未敢變除此似主喪者為然旁親服暮  
者過暮不除似為未安是當如何先生曰喪服小記  
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而  
除之所謂終月數者暮以下至總之親服麻以至月

數足而除之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今以新喪在殯雖  
退行前喪之練祭而旁親所服月數已足則依小記  
之說於前喪初暮略設祭奠之日除服恐無不可蓋  
久不葬而退行練祭與以新喪而退行練祭其為退  
行也同則月數足而先除者恐又不異也

曝問李學士重協 筵白請刊行玄石先生文集蒙  
允為斯文大幸儘好機會也然文集出世使後人無  
敢指議然後校於子孫門生之心此非容易事此文  
集有正續外別四部而正集者自初年至癸酉以前  
文字也續集者甲戌爰立後至乙亥兩年文字也此



兩部合爲四十卷左右固當先出而外別兩部姑爲留置以待日後似無所妨先生曰先師已已後閒居坡山親自點抄其平生著述文字所謂正集以紅點爲之外集以青點爲之別集卽無點之文字續集先師未及手定而要之正集爲主續集事體與正集同外集文字是在出入間者而別集則在刪棄之類君言大體得之大綱則如是認定仔細看詳更容裁量往復講確可矣曝曰外集中書牘或有懷尼間往復書而於尤翁時有些小礙逼處惟其如是故已已哭尤翁後深致大體尊尚之意而此等文字欲從刪沒

者本志大可見矣此無可疑而但景任景賚聞以全數並出爲言而李文世瑛徑從其言云如此則誤事必矣先生善爲開喻於諸人而指授凡例堅定規模俾莫搖於浮議庶可善成矣先生曰君先須考覽付簽送示同甫受其更評後復示於我而要季章不違而從之好矣曝依先生命就可容刪節者付簽數十條芝村見之以爲可採者過半先生之意亦然而李文不遵先生之戒惑於景賚以文集全帙付景賚而走景賚遂匿文集不出過數年後逢趙顯命爲嶺伯始合謀刊行而一及先生之旨先生所嘗刪去者並



直齋集 卷二十一  
爲還載而出之以致無限唇舌於一世文集謄本稱  
以見失於賊患而不還文集謄本是曝之王考提舉  
芸館時收合寫手分畀寫出者而誤落景賚許被其  
攘奪而隱沒先生深致慨惋間嘗語曝曰先師於懷  
尼是非大體是懷而非尼初頭雖若間或有兩非之  
論要謂懷輕而尼重及夫尼尹背師以後發明君父  
師一體無輕重之義專斥尼尹以倫紀罪人到此扶  
懷抑尼之心事可令千載信服矣豈弼傳顯命所得  
掩蔽哉文集有重刊之例君之付簽說話深得先師  
本意須錄成一冊以藏庶爲異時憑考之地宜矣

他日先生曰先師文集被朴弼傳李匡德趙顯命等  
所壞弄紊亂全失先師本旨及吾輩修正規模而不  
得禁止極可苦痛集出之後必有不知而妄生是非  
之弊吾老垂死尚甫與君尚少須以先師發明師翁  
之倫力闡名義之功善爲辨正也此正叅政他日之  
憂勉之勉之又曰文集姑不急急刊行善爲修正以  
藏之先出其編著諸書如聖賢遺模六禮疑輯四書  
讀記二書要解稽治錄東儒師友錄等冊以見先生  
發揮經傳羽翼斯文之工夫爲尤急務而恨不能然  
也此等冊子其重不下於文集矣



曝問農巖於心學至訣有數條記疑而原不徐究旨  
義強生疑貳輕加評斷固已未安而至於以經傳文  
字之附見註中為訝則尤有可異者夫以先儒說話  
立為大文註云見某經某傳何篇何段者栗谷聖學  
輯要晦齋九經衍義沙溪疑禮問解寒岡心經發揮  
此類不知其數何獨於玄翁以此為病耶此書既為  
論持敬工夫而作則先列病痛後及藥方正是朱子  
知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藥之義而次第固所當  
然矣表出敬字發明心學源流乃是考證之正例何  
可妄致疵議耶先生曰仲和此事可謂不遜集出之

初士直謂宜有同門疏辨之舉而旋有以為太過者  
遂止不為矣第以君之所見略用辨破以示如何與  
士直相議為之似好

先生曰吾嘗欲收輯我東先賢經說合為一帙而居  
鄉書籍未備且乏器具有志未就而今老矣君尚少  
而身在京洛書冊都會處擔當此工夫終成吾志為  
宜

曝曰金中丞昌翁推尊趙拙修聖期而撰其墓文至  
擬於退溪花潭又於詩篇以尤翁雙舉對稱未知其  
奚為有此過褒也先生答曰成卿想是聰明才辯絕



人者也近見其文集固有識見亦頗留意經綸而終有違於純儒正法子益之所以推尊必是尚竒之過而亦由於性相近而然耳時座客有向暲詰以三淵乃當世先輩宜稱其號而奚稱其官者暲答以其曾有辱我先世之詩故不能隨衆尊仰之由先生聞而笑之

先生曰君於斬衰練後絞帶之主麻疑布所見依舊不改耶與我之意雖未合而其出入古今禮書考据推考儘甚博雅可喜矣若能每事勤苦探討如此則豈不大有開益耶

先生嘗教暲曰君之顏貌酷肖先師但鬚髯踈少不足耳然子孫之於祖先不以容貌之似為肖而必以心事德行之似為肖容貌雖似而心事德行未似則依然不免為不肖可不思所以無忝之戒哉

先生曰余曾除青陽縣監時免喪未久有祿不及養之悲力辭不赴矣其後又除禮山適尊王父相公在揆地 筵請促赴又以私書力加勸起故不得已一往到任後略舉邑弊由道臣轉報于籌司則王相公無不屈從而夬施以故可合變通者無不如意為之其後又除連山亦因自 上特教催促不免暫赴而



直齋集 卷二十一  
連之弊瘼有浮於禮故舉報如前而王相公已捐館  
他相一切置而不省始知王相公爲國之誠救民之  
政下士之義非後人所可企及也

先生以乙巳八月承 召造朝力辭大司憲贊善實  
兼職名必得遞解而後始一八對而歸蓋倣行玄石  
先生癸亥出處故事也八對時進七條袖劄劄中叙  
正彛倫條請誅逆臣柳鳳輝趙泰耆崔錫恒李光佐  
趙泰億等無君不道之罪繼述 先旨條又請還收  
尹宣舉及拯父子爵謚又請黜去南九萬尹趾完崔  
錫鼎等 庭配此與玄石先生甲戌名義前後一揆

也時先生言於摺紳諸客之來拜者曰南尹黜配之  
論不下於目前討復而何以至今不發耶蓋以九萬  
等當甲戌 聖母復位時故緩其事疑亂人心護逆  
不治情節無狀貳於玄翁正論爲得罪名義之人而  
辛壬士禍究其根源實備於此拯事亦一叅助故先  
生不顧禍福而明辨力斥焉

先生曰東平君抗過蒙 肅廟寵遇賜與優蕃至兼  
外署提舉與逆臣希載及南人不道之類結爲聲勢  
圖換局面先師憂深慮遠上章極諫 上大怒至有  
意外不可聞之嚴教相臣南九萬呂聖齊交疏申救



直齋集 卷二十一  
則 上又震怒並命投荒先生終不竄逐蓋以德望  
至重則人主亦有所憚畏矣厥後抗竟以謀害 中  
宮被誅當時在朝之臣疇克如先師先見之明哉又  
曰杭卽先師從姪也尤翁自見先師論斥杭以後無  
毫分疑阻誠心傾倒云此語宋德普屢向余說先生  
曰甲戌 坤殿復位後先師力主名義使倫紀克明  
是非大定其功可謂盛矣自古儒者事業無以有加  
於此矣然當其時從先師而使士類少輩不迷趨向  
者王相公之力也王相公以望實尊顯之宰輔與先  
師協心共貞故如林德涵申子平金士肯俞寧叔趙

幼亮申華仲任大年諸家皆從王相公而為持正之  
人後生不可不知也

先生曰余病蟄草野不識當世宰相惟與王相公遇  
於師門相知最久情義亦深而又與閔聖猷相識矣  
王相公甲戌斥邪之嚴人至今稱頌而閔聖猷乙巳  
討逆之峻亦不偶然使人傾仰俱有扶植世道之功  
矣

先生每向學者為之語曰讀書要熟讀玩味精思力  
索以求其旨然後心入其中而方得其義趣若泛然  
粗率讀過則雖終身誦其書不知其主意所在矣且



夫讀書者欲觀古人已行之跡而反以體之於吾心  
吾身也故凡古人之一言一行一動一靜可以為法  
者誠心慕效以治吾之偏處則是為能學之人不然  
則書自書而我自我只是口讀與不讀何異

先生曰先師嘗欲採輯歷代史論以程朱為主附以  
唐宋諸家及發明書法等議論編為一書以資考覽  
而未及下手矣曾以命余而余為經書劄記工夫所  
縛力靡暇及尚未措意近有人傳宋質夫有所鳩聚  
未知此令亦嘗承先師之教否第未保其去取抄節  
之際不失先師旨意與否彼若來示而請有梳洗則

隨見增刪有不必辭而分踈故不此之為矣

先生仍語及東史歎曰史之踈略我東最甚梁武帝  
唐明皇宋道君時新羅高麗使臣之朝京師者值寇  
難及戎虜猾夏之變辛勤得達効忠畢義多有奇節  
殊功俱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績而使臣姓名東  
史無所傳至於楊萬春以安市一片孤城拒天下百  
萬大眾其武勇不下於白起韓信而其名亦不著於  
東史晚因中國小說所記而始知其為楊萬春豈不  
可異哉

先生嘗論退溪答奇高峰論嫂叔服制事而疑退溪



不以儀禮經傳通解中議論有所考證辨正而只據  
已見爲言以故義理則見得不差自足說得去無欠  
闕而未諳其故矣曝曰退溪時經傳通解未來東方  
沙溪從黃岡朝 天之行始購得出來至尤翁白  
孝宗大王命三南刊布然後此書方得盛行於世此  
見於尤翁小說中矣先生曰果如是乎此吾前所未  
聞之曲折也

先生曰先師於師友考證師服以心喪三年爲定而  
曰竊欲使人知得世上有此道理也已

先生因論姜嬪復位事歎曰 慎妃復位尤重於此

而當時訥齋冲菴靜菴之言 中廟不從而李荇金  
乃文之異議得售已卯申奎之疏請機會甚好而又  
爲南九萬輩力沮此真千古奇冤人心快鬱至今不  
平後必有公議得伸之日矣

先生曰慎獨齋寓住南山下一村時村中十餘人相  
從往來其中有崇飲者有嗜色者慎獨齋各有告戒  
之語後十年又承 召八城則崇飲者猶有生存而  
嗜色者皆已零落矣慎獨齋聞而語人曰色害甚於  
酒病不可不知云

先生於及門之士經學許尹衡老朴瑞禮學許韓師



直齋集 卷二十一  
朝金致福質行許韓德驥李元培識務許朴廷珪金  
枋誤謂曠以有見識操守教誨不倦而乃曠早衰善  
病志力不強未克副先生勉戒期待之重白首無成  
撫躬自悼而已

傳

默齋梁教官傳

默齋梁公諱處濟字季通本南原亦居南原南原之  
梁出自耽羅遠祖喜叅判灌同知俱有名德祖弘澍  
都事有節行考棟佐卽公以癸未歲生自幼好讀書  
不欲爲庸人古君子三字不絕於口已酉歲有北學

之志捲室至洛下聞玄石朴先生講道西湖往從之  
遊公年後先生十二歲初以少友自處久之備見先  
生道德崇廣言行皆可爲法然後欲以其王考所以  
事栗牛兩門者事先生庚戌奉書幣請以師席事之  
先生以無授書之實謝之公又請以小子居先生門  
有年慕仰先生心法之嚴規模之大欲學而不能豈  
不可作曾門之公明宣乎先生亦不能辭焉自是由  
經義傳訓以至聖賢出處事業靡不發難設問質正  
討論而多出於衆人之所不能思量得到者先生或  
許以操戈八室或獎以盛水不漏則公之見解之遠



造詣之密可識矣先生著書立言所編諸帙儘多而其中六禮疑輯東儒師友錄頗與公商確添刪公所考證叅助類能親切端的先生多屈見而採用以故先生不堪公之久不在旁每遣騎邀至講論不已至使移家相近而公以貧窶無事力未克奉承只頻數就侍以究春山秋堂之樂如是者二十八年矣乙亥先生易簣公承訃奔哭手執事歛殯以無憾於送終依先生所定孔門諸子例制服三月申心喪三年哀毀如親喪有踰他門人家奉先生遺像逐日展拜用寓追慕之誠終身不廢已卯以大臣薦除童蒙教官

聚秀才二三十人勤加訓迪多有作成之效至瓜滿辭適不調以老年奔走於小司末宦顧非其志故也丁亥崔錫鼎有亂經之變而誣引先生爲借重之計公與同門金公栽姜公錫朋朴公尚淳李公挺英後先上章洞辨其誣士論重之辛卯爲先考妣喪年周甲之歲大歸南原朝夕上墓拜哭以至再暮蓋如栗谷集中張叔孝行志所爲矣四隣士子莫不感服起敬而升堂請業者不可勝數丁酉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臨終以先生遺像奉送于平山申暲暲先生外孫也公嘗勸令爲學而又令受業於厚齋之門



曰此友於師門如紫陽之勉齋就正不怠則庶不迷於師門詔後之旨訣矣曝謁厚齋厚齋爲之語曰季通在師門最專且久力行所知篤學難及云公之治心檢身非曝顯蒙所可窺測形容而竊覲公有病於世之學者徒尚言語議論而乏實地工夫以默齋自號有默齋集七八卷平日又喜收錄時事以觀世變有城南記聞五六冊而其子錫老及門人李希齡窮困不能騰傳於世可歎也已曝受知於公亦不可謂不知公矣公之行誼如汪西山學問如饒雙峰節操如劉靜修合有墓道文字以傳示于後學而公之同

門諸文並已淪謝無可任其責者曝則非其人又不敢當只記夙昔所聞之一二時以考覽而已

### 進士姜碩慶傳

進士姜碩慶字吉甫本晉陽己卯賢良科濇之後祖啓佑父萬甲生於丙午卒於辛亥嘗登癸酉生負遂廢舉箴修於廣陵武甲山中以終其世姿稟端秀見識明悟終日默坐潛心窮理如徐花潭鄭北牕之爲尤邃於易學昭徹性命之原洞見象數之妙嘗著下簾雜說備論理氣心性情意等名義因以及於星曆卜筮世務人事而出八經傳根據程朱書多所發明



直隸集 卷二十一  
議論精透無失真差謬語又與漢陽朴昌彥公美論  
尤菴宋先生著書數千言深服尤翁正論力加扶衛  
辨昌彥誤見可謂有功於斯文但恬靜自守不求知  
於人故世無得以識之者其書偶為平山申暲所獲  
覽而暲遂持以示之於師友間厚齋金先生蓋謂其  
學識儘博洽而第其談論時有駁雜處朴黎湖弼周  
尹屏溪鳳九並皆極加歎畏以為其講說精明完密  
極不易得頗思一見其面與之交遊而聞其已沒深  
懷痛惜暲嘗一邂逅於他人座上而在獲覽其書之  
前故不及有所叩質尤足悲恨其子欽叟順叟鹵莽

不足以傳其學而發揮其遺文緒業云暲竊有所感  
傷懼其名不稱於後世略為敘述如此以俟立言君  
子之採擇

訓長金克成傳

金克成字汝精延安人父母名氏未詳丙戌歲生弱  
冠聞同鄉訓長睦天純以小學家禮教授後生即往  
從學既通二書則復欲以書中所說道理規模講行  
於持身居家日用之間天純乃玄石朴先生門人喜  
其有向善之心遂謂子欲委已於學則不可從我而  
止必須依歸於我師門而受業然後可以成材矣即



日徒步進謁玄石先生於坡山因留門下左右就養無方學會傳魯論諸書質問退粟牛三賢遺書先生凡有著述文字多爲之代寫完帙先生深加倚重不使離側則服勤逾恭惟日戰兢同門諸子咸稱其質實良直志操敦篤多自以爲不及先生易簣服心喪三年述先生語錄以寓沒世追慕之誠與先生外孫申暲交好莫逆暲嘗趨庭家親延安任所則相從尤密邇每誦先生教法疊疊不已家親別設訓長一窠俾教邑子村秀文風頗振暲旣東還未久聞其喪地遠無以吊哭其後又聞其子千鑑無後而亾淚悲其

以善人而後事淒涼乃爾然其姓名及文字多附見於先生文集中而先生頗有期許之語此可以不朽於千古矣知言者自可認得安用誇張爲哉

### 僉知李瑄傳

李瑄字子精本完山後分系平康父母名氏未考瑄實凡民俊秀丁巳生於漢陽中歲卜居恩津江上讀書以爲家業貨殖以爲活計平生保寬閒之趣年至周甲而沒於恩嘗有一妻一妾並無子其姊朴斗漢妻出力返葬於其親山之下蓋亦女中俠士瑄爲人志白氣往有慷慨風義持已行事不陷非義發語多



藥石人師事厚齋金先生善問如攻堅木折節爲懲  
窒工夫手謄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性理字義玩味諷  
誦手不釋卷有興起激仰之意遂菴權先生嘗稱其  
見善如已出疾惡如仇讎若使得當言地必有可觀  
樹立文辭贍蔚下筆千言未見其窘態善談論滔滔  
不窮有不可挫抑少從事後素家爲山水人物多逼  
真絕俗之格人得之如寶珠玉嘗爲厚齋遂菴三淵  
成畫像恰得七分以此名聞京鄉當 國家之重修  
先朝影幀也驛召瑄摹寫論功超授通政拜僉知  
中樞府事瑄狷介自運與人寡合惟與清風金士重

致虛德水亭一如壽海平山申明允曝相善及其歿  
也曝在草土中未果爲誄以哭之曾以說恨於士重  
一如士重一如勸曝爲之立傳瑄嘗從遊我叔父校  
理公伯氏提學公二公賞其志行矣惜乎其死後於  
二公不得其高文巨筆以發揮其奇氣異蹟也

### 孝妓斗蓮傳

斗蓮北青妓女也始湖西大興斗蓮里士人車德鳳  
隨同鄉文官成任赴北青之行爲衙客旅瑣無聊中  
偶與官妓楚崖有私懷孕數月任坐事罷歸德鳳亦  
同還臨行贈一扇爲別題以生男則大興生女則斗



蓮所以命名也及期生女名以斗蓮而德鳳無以知之北青去大興一千數百餘里聲息不相及積有年矣一日德鳳患疝濱危昏泔伏枕席忽有處士郭振綱奴自掌令安慶運家來傳書封及衣袴參朮等種扶病開視則乃斗蓮手自修送者而書中辭語以生來不識父顏聞人喚爺怛然懷戚若知父之在世決當尋覲縷縷懇至德鳳於是乃知楚岷果生女果以斗蓮為名而至于長成一喜一悲不能定情力疾作答且構斗蓮詞一篇以付之是年秋斗蓮卽治裝跨馬間關千里來見其父於洪州金馬川蓋自大興

移居也相持感泣留連侍娛因有刷還朝令不得已別去其後又請暇來見至于再至于三來則必久留不忍去竟得侍終服喪而歸云其從兄輔極嘗爲余言其首末甚詳余聞而竒之斗蓮以遐裔賤娼之身克盡父子之倫能爲朱壽昌故事此實千古異蹟不可泯沒也噫我知之矣斗蓮之孝有自來矣乃祖命徵乃從祖敬徵以善事父母聞朝家立孝子之門乃父德鳳亦以侍墓致慕見稱於鄉黨世類如此斗蓮豈得不然乎未久聞斗蓮死俄輔極亦死余於是嗟憐之愍遂無傳略記以示後人



右我外王考直菴申先生遺集總二十編先生爲學  
專用心於內不事文華故平日著述甚尠胤子衡菴  
公始收輯編次而嗣孫素手自繕寫不幸連值喪變  
重以憂病棲屑遠近家傳書籍遺失大半先生手筆  
諸藁又皆散亡今茲收拾於佚落之餘者僅止於此  
凡諸繹經之奧旨論禮之微言俱不得傳示於來後  
嗚呼痛哉先生歿世林野雖無施用於當世而每以  
衛聖道存世教爲心斯集雖未全亦可以槩見也巾  
衍之藏已久適舍弟會淵按節嶺南迺克鳩工而剞  
劂之衡菴公文章竒奧又多發明先生之志事而流



落之餘隻字無存亦不得以附此書末益可傷悼而痛恨也

崇禎紀元後三辛未五月上澣外孫清風金世淵謹識

直菴集卷之二十 終



